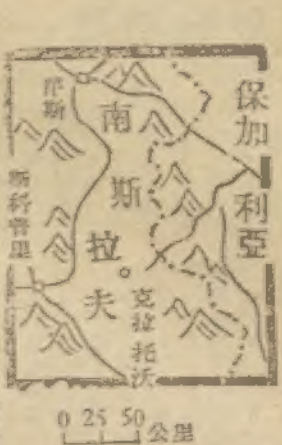


示

南解放軍收復克拉托沃
進逼保加利亞邊境

保國成立反德統一戰綫



保加利亞

南斯拉夫

克羅托夫

新科普里

0 25 50 公里

「路透社倫敦一日電」南公報稱：德國和保加利亞軍隊三師向撒托所部防守之馬其頓發動攻勢。敵軍已自希臘獲得援援；我軍亦不斷發動反攻，戰果頗豐。我軍於激戰後佔領克羅托夫，該地接近保加利亞邊境，位於重要鐵路中心新科普里（即馬斯庫普）正東面。南軍攻佔並修築十個連隊及大量戰利品。在連馬提羅方面大敵歐軍向斯比拉托夫以北克萊區及北以六十哩之比哈茨海軍薄攻區發動攻勢，我軍擊退，敵人家受重大損失。赫塞哥維納敵軍連三日遭戰後已遭敗散。

【新華社北平一日電】南斯拉夫方面：南國解放軍總部今日公報稱：南軍已佔領西利那區域，該城位於薩格勒布東南，在伊德里亞之耶齊普。米爾格拉德地區戰鬥已進行三日。東斯拉尼亞戰地戰鬥仍在繼續中。在蒂奧拉德一輛「卡林克曼」特種激進。希特勒戰機再度企圖突入塔帕里斯，但被擊退並擊炸庫普。在這些戰鬥中敵軍損失甚大，捷克飛機亦受重大損失。

英南成立空軍協定

鐵托代表團到達倫敦

鐵托代表團到達倫敦

南經委會要求盟國阻止流亡政府盜用國外存款

勾結納粹進行反蘇

塔斯社安哥拉三十日電：
國外新聞界人士指出，
土耳其之波蘭反動份子
活動，近來有令人注
的許多「消息」，
勃報低「斯齊」
泛地採用該通訊社
料。該伊斯坦堡

蘇境捷軍第一旅

土耳其之波蘭及動搖分子之許多「消息」，同時土其的德國法西斯通訊社各歐洲新聞與「斯哥塔」所報導。該外國新聞界，「塔斯社」是斯哥塔日電」在紅軍出現於捷克國界之際，發現捷克第一旅團及四旅團完成。四月廿三日，

納粹大難臨頭

紅軍的勝利造成了盟國從西南兩方
打擊德國的有利條件

真理報社論

蘇機猛炸中路德寇

昨社廷安二日電：莫斯科訊：蘇俄前總副國之大戰，日從督追。據路透社：經由波蘭的海各共和國、白俄羅斯、烏克蘭與出地帶的保護軍當局，現於德國外圍的紅軍，正準備收復尚未解放的波蘇境內領土，並將把已佔領的領土上去。五一前夕蘇聯各報論調暗示：打破八天的沉寂的時候已

紅星報指出

勞埃德軍並不強大
但勞政府不願驅逐宅

中賽競義主會社「一五」聯蘇
產增綫前爲人工地各

四月份計劃，
並五一邊出去。
爲蘇聯人民給

諸維科夫病浙

壯莫新科一日電「爲健康所最要之
諸醫料夫——普里波伊在重病之
在一九〇六——〇七年間的咽一
也說不夜室內對下了幾週香露七

越南女師學生被迫服役

【新華社西安二日電】日寇在太平洋各佔領地區中，
 訓練軍政之工作，正積極進行中。例如正在台灣島
 海軍訓練所之學生，本擬

之日益增長，乃不得不於上月中旬匆促結束第一期訓練，同時學員則入會進修。

爲活潑。德寇深恐盟軍有少將廣播說：四月份內第空戰中毀敵機八百架，服役。在爪哇方面，擴充防衛英盟軍」之工作亦已力進行中，該地日寇當局於月初發出第二次編製。

晉察冀通訊

新華社社察莫通訊：某
韓游擊隊一分隊，是去
月才成立的一支子弟兵
們年輕、活潑、勇敢，
而滿路盤的斤口附近，
時間了火，第二次又
了火，兩排子槍當時
個鬼子打死，一個鬼子
重傷，三個密四隊員
其餘幾名隊員也

率幹部播種

新率赴太行廿九日
九家劉國各部隊，於三
月間赴各生產基點，進
行下植。劉國長雖然身

「在團長機動行動下，
有一個戰士不熱烈勞動

生產計劃

朱總司令在生產中

雷英夫

「首長負責，親臨賬手」朱總司令在這方面給我們做最好的榜樣，不論大事小事，只要對革命有利，他無不耐心、細心的去處理，對國家大事如此，對生活上的一些實際問題亦復如此，領導整個生產運動是如此，就是個個人的生產亦毫無例外。

現在總司令又組織了一個生產小組，進行着油茶林的整頓，至今為止已開了近三畝菜地，二畝三分多是在王家坪的蔡園裏，還有五分多地是在河邊邊上，其中一畝八分多地已安了種，計有：

雖然要花費勞動力，也是一件最快樂的事，這對整頓革命，對個人身體都有好處。按照他的計劃，生產任務的完成是完全可以保證的。

總司令在生產中的這種積極作用，感動了所有看見他生產的人，成了推動生產運動，建立革命村的一個巨大的力量。這個月最後的大家來割草了。

記得是二月下旬的一天晚飯後，王家坪有名的調皮搗蛋不事生產的二流子魏某，依然和平常一樣邊走邊唱，吊兒郎當，出去割草。他的班長及許多同志都會一再勸他生產

近一日就要下種者有：

高粱	一分多地
葫蘆	八十棵
南瓜	八十棵
西瓜	近二分地
水蘿蔔	一分地
蘿蔔	半分地
蔥苗	一分地
芫荽	三畦地
白菜	半分地
芥菜	三畦地
生菜	三畦地

又是一個晚上，王家坪門前地裏點着一盞馬燈，勤務班六七個小同志在藍天下火熱閃閃着頭頂，其中魏爲

白菜種瓜 近三分地

另外該司令還準備種辣椒、西红柿、苕子白、豆角等，有些地他是準備種兩季菜的。

每天清早起來及晚飯後，我們便經常的看到這位年近六十高的總司令出現在菜園裏，反正一有空，他便走進了自己的菜園裏，仔仔細細的進行與檢查每種菜菜的種下、澆水、施肥、移苗等工作，不論那樣東西，那樣菜蔬，只要他一發現毛病，就馬上動手修理好，從不遲延。

由於總司令有着豐富的農業知識，所以每種菜蔬應該什麼時候播種，怎樣種，要上多少種肥，要澆多少水，要注意些什麼東西等，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安排得好好的，因此，他種的菜從未發生過不出，不旺，燒死，凍死等現象。總是長得茁壯的。

總司令領導我們全軍進行作戰、生衛與訓練、工作的繁忙，是大家可想而知得到的，譬如：批閱文件，考慮問題，各種會議，及會客等使得他一天到晚雖少有空閒的時間，象他的年近花甲，因此部隊中，機關中，老百姓中，集體中的，個人的紛紛來信懇求替他代筆，以便他能為人民革命保重身體，在生產的時間內稍為休息一天，但總司令總是婉言的謝絕，他說他的生產任務自己可以完成，生產

與劉維真是隔閡轉變過來的，但劉顯得特別驕傲，他們說：「我們不能再使他們把衣服穿上去，並趕快回國覺醒，明天再來。」但他們說：「總司令天黑了還開地，難道我們還不能早睡？」調皮的魏寶接着說：「指揮員你為什麼不去勸勸他，叫他早些休息，而專門們我們呢？」結果六七個同志，直衝到打到天亮完成了工作，速度超過了平常的二倍。劉維真「丁」也在那次打鑼中成了英雄，大家再也叫不叫他「獨蛋頭」了。他在各方面成了模範，生產時偷搶先挖地，他一個人就作平時六七個人的工作，且還給山上送飯送水，同時帽子還頂夾着解放日報，等到別人休息吃飯吃水時，就給大家讀報，現在他每天日記日記，工作好，學習也好。

王家坪高幹組的同志，在總司令領導親自動手作的模範行為影響下，自動的提出了為公家種三畝好棉花的計劃，且已經翻地上幾下種了。

王家坪的同志在總司令領導模範作用的鼓舞下，不僅生南火熱，英雄輩出，而且還在近二個月內順利的完成了打打打、修水利、挖水溝、修路、掘坑及修花園等工作，組織義務勞動為八百八十二個工，工程之大，完成之快，出乎意外，而自動性之好，更前此未有。

南泥灣民衆學校

郎建利

張羣衆愛看的牆報

周超然

過去，我們抗大會經過過以農民爲對象的大衆廣播，總是沒有羣衆來看。去年年關，我們出了「一張大衆鹽報」，以五彩還環畫爲主，用舊紙裱糊很結實，貼在區公所對門口。從年初到正月底，羣衆來看的從未有間斷過。

在內容上，我們畫了本村女勞動英雄郭六條的巨幅寫像，介紹了她平日勤於勞動，利己利人，今年年關第一斤淨花的成績。又畫了劉長年的連環畫。他當政二十十年二流子，經過政府工作人員的勸導與幫助，轉變過來。在連環畫中，把他二流子時代飢寒交迫的生活和轉變後的富衍生活作了對照。我們又畫了郭婦田二老婆，她十幾年來饑漢子一樣賣米渴飯莊糧來維持生活，建立了家務，成爲全村婦女的好模範。

畫圖上的人物，是羣衆最熱愛的。所以羣衆都爭先恐後的來看，用到不到我們解釋，羣衆對於落圖畫中的人馬，無不愛慕高興的帶着歡笑來看這幅。有些羣衆已經看過幾次，但每次到合作社來時，還要再看幾遍。有時刮風把鹽報吹落在地上，羣衆自動的重新把它們起來。有幾個羣衆一面看一面談論着今年年關多麼好。

南泥灣民衆學校

郎建利

「南泥灣民衆學校」是「長城」部在籌設運圖中給居民建立起來的。校舍（一間大窯洞）的粉刷，「長城」部補助了四個工，學校的門窗和桌、凳、黑板等則全部由「長城」部贈送的。學校是在二月二十四（陰曆二月初一）舉行開學典禮。到會各學生及家長、村幹部（有的母親也來了）共四十多人。

學校的課程有國文、常識、唱歌、算術。不久以前還是上午課三堂（每天上課三堂），現在因爲春農忙改爲半日制了。在一箇多月中，國文課把「初級讀課本」講了五課，每一位小學生都學會了五十多個生字；算術課授的是手裏算單位的數目。

姊妹們把「車變民衆愛車」快歌上兩段歌詞唱會了；常識課講了「陝甘邊區」、「八路軍」和「講衛生」。娃娃們每人都有一本國文課本（教育廳發的）、一本藍紙本子、一枝鉛筆、一塊小黑板，和應付白粉筆（價值都是「長城」部發給的）。他們不僅在學校裏練習寫字，而且放學回去時由先生（由「長城」部委派）的給每人在小黑板上寫上一兩個生字或者幾個句子，讓每個學生回家去練習寫明。今天帶回表來檢查看誰寫的不好。講完衛生課後，要求每個小孩天天要洗手、洗臉，每次天上課前由先生檢查一次，這樣把好習慣養成習慣了。洗手的

園棗家吳在們士戰的灣泥南

進何

何進園

吳家寨在泥灣的戰士戰事

別人就拉着叫看：「我們軍隊的同志真能行，我們的刀劈成這個樣子，真像得鋒利了。」

同志高興的，嘴裏張着，給他們大家伙子，當小英雄，挖得好給你們發掘。每天晚上必來挖我五個報告成績，六天就挖了五塊荒地，平均每人每天能挖七分、八分（即兩個）已開荒七十六畝（連間地），全村一百五十頃荒地的計劃，就要全部完成，再挖到四月底，就可以大大超過計劃了。

牛毛腿也迅速組織起來，整工，全村四十隻牛，有牛氣的幫助就有牛腿的移殖民新戶，無代價的借給使用一兩三天四五天都可以，草料都不問借家來了。吳滿有說：『公家獎勵給我一條大鞭牛，別人困難沒有牛犁，當然應該給大家使喚，過一兩年大家都有了牛犁，就好收。』全村十二家沒有牛犁，他一人勸助六家。徐樹立、郝廣德、孫兆魁各領一家。

婦女們的主張也組織起來了，

會回來時一樣，那時他帶着一條紅花，牽着紅彩的大鞭牛，抱着一堆羊毛的汗衫襪，村裏的人圍攔着看了後一視而談。談起自己的勞動的光榮，勞動英雄是笑哈哈的紅光燭面了。

吳家寨園全村都參加了變工，吳滿銀領導的一組十個人，第二天他和我們一起上山開荒，該村生產隊長郭廣發領導的一組十個人，賈克發領導的小組，看我們在二月二十八日也上山了，劉三十三人也上山了二個，還從抗七已開荒二十二畝，還從抗七小組長李學賢一組七個人，小組長王翠蘭一組二十五人，三月初七日已挖了二十畝，最使人興奮的是張國遠有一個女婿莊（即小姓姓），可是一家幾口在一起挖的高興，起初想參加我們一起挖，可是人家嫌工隊不娶媳婦，只好開始自己組織姊妹和老漢，他們就自己組織起來，開始三個：王生德、賀二虎和高義，兩天後又參加進來一個高家學，他們挖了六七塊的小姓姓，除了高家都是給人擺架工的，挖下的地更東家的，他們調份子。我們常常聽他們：『加油油，當小英雄，挖得好給你們發掘。每天晚上必來挖我五個報告成績，六天就挖了五塊荒地，平均每人每天能挖七分、八分（即兩個）已開荒七十六畝（連間地），全村一百五十頃荒地的計劃，就要全部完成，再挖到四月底，就可以大大超過計劃了。』

牛毛腿也迅速組織起來，整工，全村四十隻牛，有牛氣的幫助就有牛腿的移殖民新戶，無代價的借給使用一兩三天四五天都可以，草料都不問借家來了。吳滿有說：『公家獎勵給我一條大鞭牛，別人困難沒有牛犁，當然應該給大家使喚，過一兩年大家都有了牛犁，就好收。』全村十二家沒有牛犁，他一人勸助六家。徐樹立、郝廣德、孫兆魁各領一家。

婦女們的主張也組織起來了，

來的農民楊門山的媽媽八十歲了，每天鐵錫初四兩頭一盛錢。今年計劃紡八十斤，前些時候合作社獎給她一文二尺布，她的十歲小姑娘也會紡紗，自己能做衣服。剛一到，我們就叫勞動英雄說：『老婆，我們來時曾去就是向我們講：『你們什麼工作，儘管分配，千萬不要客氣。』可是除上山開荒，其他的我們非得抽捐拿薪才有那事故，不論是否捐，推磨，挑水，掃院，我們都得得獎給活，比如我們從山上回來挑着擔子的空上，就在山下帶一担水回家，村上開會提出每家要獨立一個廁所，我們就先挖一個。』

太陽出了山，我們和長工，鑿工隊一起上山，唱着愉快了，又是那樣愉快的歌聲，從四處山坡上響來。在山下你可以看到堅實的勞動，聽到輕鬆的說話。吳滿有每五天對我們說：『不敢叫太緊了，不敢再叫進步了，一天挖個七八分就可以了。』總敢再叫他兄弟和兒子叫『懶惰的挖，多休息一下。』可是我們把鑿工隊的規程修修改了一次：本來我們是上午休息兩次，下午兩次，我們改成了三次。每次都會引一個自然的義務，一個堅持着，一天要把飯碗下地只能翻到一個空來。咚、咚、咚一陣子就把一個節節挖完了。

可以考我的妹夫楊明山說：『京察縣古來米糧，現在八路比老百姓還吃苦。』」吳滿這樣操心生產，咱老百姓可得好好操心勝任，王自漢反對我們請：『過去長工路八路幫補助老百姓生活，我是沒見過，這次是親常可以吃到。』

我們帶來的伙食錢是很難處理的，吳滿有無論如何不要，我們說法說買些豬肉，這他可淹不過去了！精細，吩咐湯婆子挑白麵了，我聽得不厭，他說：『你們不來吃也是這樣吃，勞動嗎？吃不吃，除了送點雞蛋是錢買的，其餘都是咱自家種的，紅衣是食糧嗎？哈，快不要嫌，這回又到了我們團法政部的信託文到了有個有趣的捕魚，吳軍武（老吳的大兒子）家養子把大麻子油撒放在岸邊，有個惡鬼不小心掉到岸邊撒了，餓了兩三晝夜，雖小事小，為了教育自己，我自己檢討還是損壞了警察隊政隊長的模範執行者；』

東西應接賠償，我們應該拿出錢來要賠償道數，老吳忙辯：『這點小事決不快不慢，再說又不怨你們是織子的人民的福運，沾了同鄉的包包我還沒脫離呢！』家家都是百三內銷。

有一次我們閉關禁煙，吳也參加了。提出個別會在挖時大便不好，就跪在坑前，應該一早在上山以前這些事都辦好，老吳趕快快起來說：『這可不相當，什麼時候來，就什麼時候有什麼問題，我們不能輕率。』勞英雄對我實在太好了，無論怎麼忙，總忘不了囑咐兒子和擱羊娃早上給燒炕晚上放火爐，『趕定密雲陰氣。有時半夜上了葷上險。他會對兒子一樣愛護我們，我們像對父親一樣的忠實於他。』

「你們還不來，什麼帳再來呀？」

「我們越挖越高興，生

在山裏

山裏

在山裏

謝挺宇

——「解放農場」生產素描之一——

這裏是塊好地方，二月裏，我們剛來這個偏僻角落，除了兩家老樹的蔭庇外，就是波浪形的田埂和滿眼的杉林。農場的同志們揸行李，踏過冰凍的泥河，勇氣勃勃地向前邁進。不久，到家鄉的門樓一個個在內圈圍現了。

西北風天天颶着，大家一窩蜂忙得沒空顧及水，夜裏暫時擠在老樹的密叢裏，白天就分班的打井、造伙房，打窖洞和鋪木板，不到一個月，在挖下了一丈多深還有草草根的土地裏，我們踏着冰冷的水井打好了，在常工作到半夜的動勢下，兩好了一班伙房和兩排整齊的窖洞；初步的宿舍建立起來了。

接着，就是開溝和開荒。早晨，太陽還沒有冒頭，我們已經上山了。同志們一直工作到手起了一許多水泡，血從包着的布條上滲出來，可是眼裏仍不斷地揮着。

在這一帶，新闢了好幾家農場，有些同志常常越出他們的範圍來開發土地。這樣就引起了小小的土地糾紛，而細的和親的勞動混合在一起，開荒與同志團圓不自己的成績來，心裏又有些不樂意。

領導的同志發覺了問題，於是方面着手解決了「土地問題」另外又提出「找對象，自由結合」的口号號召。

隊同志們在自願的條件下，互相結合，組成小隊來生產。這樣，同志們高興了，這兩天大家正在找對象，訂婚計劃，生產的熱忱又開始高漲。

天下霜寒，隊長在早晨曬宣佈了：上午休息，大家訂生產計劃，給稿寫稿子，不會寫的請別人代寫。每個窖洞裏都熱鬧起來了。

近年，雪停止了，灰濛濛的天空顯出了晴朗，挑轎書和篋子一張張的送到報稿報的同志手裏。

第二天，天還是陰沉沉的，寒氣在深溝裏瀰漫。大家抗着酸雨，一股氣爬上了山前，地面剛才好，每個組組織的小隊，就很快的挖起地來。大家暗地裏都商量好了：『開挖錢袋，要把別一隊打的落花流水！』這天上午，連被敵人歡喜的「羊肉餡子包好了，忽聽門外有人叫：『快來吃吧，沒有人吃了，只聽見那破曉的挖掘聲，在山溝裏迴響。』

天快黑的時候，指揮員從戰壕裏回來，吃過熱氣蒸騰的麥子稀飯，大家就聚集在指揮員的大窖洞內，主看剛出版的讀報。幾支煙在桌上閃亮的車窗，十來個人圍着隔在桌上的油燈，把燈光籠罩住了，坐在後面的同志就遮着：看不見明。一位同志就大聲地唸了起來：『前進隊向全場同志挑戰。』

「久長隊向全體的同志們挑戰，條件是……」

「巴克隆，向久長隊挑戰。」

「我應戰！」

同志們一面應戰，一面吸着磨從俄莊裏帶來的烟葉，不時發出哄笑來，有的大聲說：

「哈哈，掘下糧台啦！」

「誰？呵，他去打糧台，行！」

張福珍完了，指導員接着講話，高聲地喊着來幫同志們給我們們的慰勞品。這時，大家有着合作計慰勞我們的祖國賦的來糖，笑嘻嘻地總着指導員的報告：報社裏還要來慰勞呢。

「咱們真敢加生產，才對得起愛護的同志啊！」

大家談着，笑着，吸着烟，聽着指導員繼續的講話：『同志們現在播種期快到了，咱們要加紧生產，可是不能為了錢袋，把身體搞壞了，同志們要愛護身體。』

指導員有經驗的說：

「不怕，不怕！」

等得大家回窖洞休息時，有人高興地喊：

「雪不下啦！」

次日早起一看，雪早已下啦，川地上還露出黑色的土塊，大家忙忙地扛上畝間，懷着勝利的心，又向山上前進了。

勞山。

關於組織二流子集體生產

王

是市是處於半城市半鄉村的情況下，所表現一般二流子身上的主要特點之一就是多帶有濃厚的城市游民性和多樣性。因此部份的二流子，也很頑固的爲着這批被救頑固的二流子，今年在南區創造了「勞動工廠」，想藉溝通感情，把他（她）們組織起來，實行團練生（主要是組織），直到徹底改造爲止。

現在今年二月初間，市政府和南區區公所協助副區長（湯鐵長）召開過一委員會和組長以上的擴大幹部會議（其各鄉及各工廠方面的同志均被邀請參加）。在此次會議上，伙食費、用具、原料和地址等問題，均作了詳細的討論和得到了圓滿的解決。

市政府和南區公署協助南區鄉長爲南區政府和小組長擴大幹部會決定成立「勞動工廠」以後，消息就傳遍丁金（其）其他各個角落，人人稱好，起來海說：「啊！這真是一件好事，集中起來，他們就得好好勞動，往後就能有轉機了。」二流子中間，也都有些好奇心，各異的，有的說：「往後就能正當，開頭就下不了。」有的說：「他正正，

個病鬼還能怎的。」還有說：「咱又沒吃他的，沒穿他的，沒打他，沒罵他，就是餓死他公家何相干！不是豬槽裏沒多，把狗熬着咧！」這等時候，張福長和各委員、組長們，已都着手深入在全城的二十五個二流子中進行着普遍的宣傳和動員，先後經過五六次的宣傳，絕大部份的男、女二流子都有二或三或多的轉變，並向政府來認識改造，如二流子趙順年對鄉長說：「以前我完全了解錯了，總以爲是政府故意欺騙我們，三不四的話，這裏爲政府，也還說些不實，不回去的話，這實在是我後悔不及的事，願受政府處罰。現在我覺醒哪，今後我一定要好好勞動，準備薄粉，做泥活，處處總要站在人前頭，如果我再不改過，我就不是人人生父母養的。」一役畢，自己覺得羞慚不過，不禁掉了幾顆眼淚。依據最近一次的檢查，趙順年和其他十餘個二流子果然都有些轉變了。

二月二十九的那一天，在乾的第二次會議上，「勞動工廠」的組織正式健全了。由張福長親任主任，姜清雲（女）爲副組長，並設有李清洲、常雲亭、劉漢亭、陳開明等七人爲管理委員，按那的依模名單

兩戶移民也住在這裏勞動。在隨來的前幾天，仍是調皮搗蛋，連車子都懶得修理，有的吃了就睡覺，有的就藉口請假，國家，也有吃的隨便跑到街上喝酒，買香油餅吃。後來就在小組會上進行過一次嚴格批評和鬥爭，對許錦通丁工廠約的此詳和準，實說經過了工廠約（不準隨便請假，不得惡死狗，按時上床，按時睡覺，服從組長領導，反對街上亂跑等）。如有違犯約者一次批評，二次罰工，三次開除關係到別處生計。從此以後，大家就可心橋起了紡車，最多的如姬富蘭，一天可以紡到二兩，較少的也能紡到五錢。雖說重很少，但表現在她們身上都算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緊接著在三月二十六日喚開了組長姬富蘭和趙蘭丁毛彩相之後，她們的生活情緒就更能提高了。現在姬富蘭每天已達到一兩五錢，毛彩相等學手紡線的也多在四兩的紀錄上。當三以前我去看她們時，姬富蘭伸起一隻手，笑逐顏開的說：「不瞞你笑話，這幾天我們已紡了足够五斤棉子，想今年下來，不用買棉也要賺它個小萬八塊。」我笑着她給我看了她們已經紡好了一捆棉子，其棉約二流子看看棉子好聚聚，我笑着棉子，棉子棉子。

當晚，學一手好本事（有幾個二流子過去都不紡織，現在都學了），覺得很興。三）有人管理，能按時起床，按時睡覺，這樣容易使身體健康起來（過去都不參加勞動，異處遊蕩，弄得常常生病等）（四）她們都認識到政府確實是她們的恩人，引她們往好路上走，不是故意害她們，而生產來的東西都是自己的，公家一點也不拿。現在她們覺得學不厭，回去，正如姬富蘭所說：「這處好的地方，有吃有穿，不涼不熱多痛快，誰回去幹啥！」

當然好處還很多，這還是她們親身體驗到的幾點罷了。

出於這樣，現在就有人提出要求參加工廠，如李清田的兒子（過去在別的工廠學過織布）他十二元的巨款買來兩架織布機準備加入勞工工廠，他一方面爲着織布賺錢，最近南區區公署已派技師大勞動工廠的規模，計劃增加十五至二十個左右，求得逐漸把所有的二流子都能徹底改造過來。